

今夜 我和你



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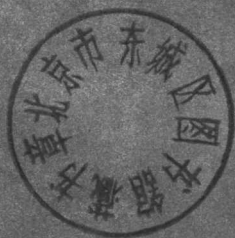
州出版社

楚明著



90197455

今夜我和你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岑之京
责任校对 刘穗文
封面设计 苏家杰

书 名 今夜我和你
著 者 楚 明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印 刷 番禺市印刷厂
(广东番禺市市桥镇环城西路工农大街 45 号)
规 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 - 80592 - 949 - 1/1·202
定 价 13.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小 路

(代序)

楚 明

我们那个时代的年青人，都会唱一首叫《小路》的苏联歌曲。歌词的第一段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蒙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这是一首战争年代的情歌，真挚、深情，表达了青年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歌词中所指的战场，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战场。

今天许多青年也唱这首歌，一位女性青年曾对我说，他们已将战场演变为追随爱人建立的幸福婚姻，是另一种内涵的战场。因为，在离婚率日渐居高的 90 年代，人们，特别是知识女性寻求理想化的纯洁爱情之路，不仅是条小路，还曲曲弯弯、迷雾茫茫。

事实上，从古至今，女人们都是前仆后继地在这条小路上艰辛跋涉。因为，不论什么肤色和层次的女人，都在追求一个目标，那就是要一个她爱他、他爱她的优秀男人。过去与现在以及不同的女人要求的优秀内容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个男人可以依靠。特别是知识女性，在经济独立自主意识强化后，她们在精神与情感上的需要也大大超过往昔。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女性，尤其城市知识女性铺下了施展



才华的坦途，使那些有理想有能力的女人们一个个脱颖而出。于是各个领域一片片群芳争妍地展现着女性的强大，我们的社会也处处闪现着女性们神采飞扬的亮丽风光。但是她们强大之后，却不喜欢被人们称作女强人。因为无论是身居要职还是腰缠万贯，无论多么有成就多么有名气，她们始终是女人。作为女人，她们都希望自己温柔美丽真诚善良，她们都渴望得到她所心仪的男人的永爱。这是女人的天性，也是女人追求幸福获得尊严的最重要部分。

女人喜欢仰视她所爱的男人，这男人自然应该是优秀的。她们的第一要求决不是相貌，而是阳刚之气，它包括诚实、坚强、信心、能力、毅力、开朗、善良、有正义感和责任心。当然，作为爱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忠诚。我认识不少各界各年龄层的智商高又有成就的所谓女强人。当她们卸去社会各种角色的面具，作为一个女人与我静静地促膝谈心时，她们心中那片属于个人情感的天地，便会浸漫出幽怨与无奈，甚至泪光滢滢苦水涟涟。她们的痛苦，除了为情，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呢？丈夫不忠导致婚姻破裂者有之，拉近距离发现爱人毛病太多而深深失望者有之，苦等多年也等不到一个知音而被动选择独身者更有之。

于是她们一致的结论是，中国的优秀男人太少了。

这显然是一种悖论。

事实是，当今的中国知识女性建立婚姻不再是为生存而是为爱情，而中国的男性却未真正走出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才子佳人，男尊女卑的思想或隐或显实则根深蒂固，加之



心理与生理特性的差异，使两性之间的审视、接纳、拒绝，前所未有的尖锐起来。这种尖锐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这种进步的代价是愈来愈多的优秀女性找不到如意郎君。你自己优秀了，还要找一个你能仰视的男人，这实在不容易。因为在男性眼中的优秀女人，一般都是具有欣赏价值而不敢贸然迎娶作妻的。男人的自尊令他们需要被仰视，他们的择偶范围可以从女工到部长，年龄可在大几岁至小到十几二十岁，他们选择的路很宽很大，女人与之相比，选择的路要狭窄得多。奈何，一个要婚姻里的柔顺，一个要爱情构架的婚姻，他要夫唱妇随，你要妇唱夫和，于是矛盾便逐日渐生，消极地忍耐忍得了一时忍不了一世，产生裂痕以致破裂便势在必然。

前些时，一位作家朋友在《羊城晚报》上写了一篇《女人当自弱》。而早几年，另一位作家朋友就提出女人应有三点，即娇一点、傻一点、弱一点。说唯此才能激发男儿当自强。他们害怕女人犀利的目光和聪明过人的思维，和这样的女人生活得太透彻会失去距离感和朦胧美。他们的本意可能是想把女人的小路拓宽些。

这里有太多的误解和偏见。看来，两性的沟通是越来越难，也是越来越需要了。

其实，当今的中国知识女性并没有失去东方女性的美德，她们绝大多数在事业上是强者（这是女性独立之本），但她们同样向往温柔乡里。为人妻，她们是贤妻；为人母，她们是慈母；为人女，她们是孝女。她们很明白，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应该是阴柔阳刚，男耕女织，方有乾坤之美，方有天地



之和谐。

我喜欢女诗人舒婷的《致橡树》，那首诗可称作爱情诗作之精典。她将爱的独立与奉献，将两颗爱心的互需互补互存，写得那么深刻隽美而意味无穷。

我的这本小说集，依然一如既往地 toward 读者展现都市知识女性的情感经历。写她们在执着地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也执着地追求理想的爱情。我无意将她们的遭际变得不幸。但故事发展下去多是悲剧结束。这似乎已经成了我的小说的特点。

我的小说的悲剧因素，常常是由男人的情感出现问题而引发的。我的本意不在挞伐男人。我只想提醒女人多一些清醒，少一些糊涂。女人是情物，会抱住自己的真情而痴得犯傻，会因爱因善良而轻信，会十分浪漫地把她们所爱的男人的优点扩大，会把理想的光环圈住自己的爱情。当现实扑灭了光华，失望便不邀而至。倘若遇到不忠，打击就更惨痛。为了减少失望避免打击，我试图用小说的形式，将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故事进行错位的描述，以警醒那些守望爱情硕果的梦中女人们。

去年，在一次粤港台作家的团聚会上，主席介绍我是广东言情小说和纯情散文作家时，我惊愕而尴尬地笑了一下。事后想想，我的作品多是爱情小说，爱情小说自然是言情。再说世上谁人不言情，从此释然，并会继续写女人在一条曲曲弯弯迷雾茫茫的小路上前行的故事。


1999年3月

于广州环市东寓所



目 录

小路 (代序)	(1)
商海情缘	(1)
京夫人茶馆	(34)
今夜我和你	(105)
尘封的情书	(147)
今秋无雨	(201)
老夫少妻	(214)
晚景	(225)
初恋的感觉	(236)
婚约一年	(257)
红尘不到	(270)
我们怎样“寻找男子汉”(跋)	(278)



商海情缘

面对一位风姿绰约的妙龄少女，人事部经理张森尽管目光留着职业性的审慎，但确实比平素亲切多了。

大班台对面那双手真美，像电视里做钻戒或指甲油广告的手，纤长、丰腴、光滑如玉。

广东女人极少有这种完美无缺的手。

此刻，那手正执着派克金笔在他递上的卡片上逐项填写。填写速度既快捷又从容，字迹秀丽流畅。

顷刻功夫，那双手把卡片递给了张森。

姓名：苏若红 性别：女 籍贯：山东 年龄：25岁

学历：毕业于北京燕岭大学国际经济系

简历：曾就任北京中国宇阳集团公关部经理，任期三年，昨日到期卸职。

看到这里，张森吃惊地抬起双眼看着苏若红问：“怎么，苏小姐昨天任职到期，今天就来敝公司求职？”

“张先生是否认为这种迅速转换来得蹊跷？如果想做调查，请马上挂电话到宇阳集团人事部。”苏若红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她在宇阳公司的名片说，“这里有电话号码。”



“不不，请苏小姐不要误会，我只是惊讶，像您这样的人才，我们打锣也找不到呀。”张森急忙陪笑，心中的欣喜差点喷到脸上。北京商界有句谚语：天上龙王，地下宇阳。宇阳是能人集团、才子集团，也是子弟集团。所谓子弟集团，即无强硬背景者难进入也。如今竟有一位宇阳集团的外交大臣——美若天仙的苏小姐要来他们穗花集团供职，他怎能不乐在心头喜上眉梢呢。

“苏小姐，我代表穗花集团欢迎您。”张森从大班台后的高背皮转椅上站起身恭敬地向苏若红伸出右手。张森的握手十分得当，速度、松紧、长短均恰到好处。这使苏若红感到了第一份安定。

张森的握手表现了他的文化，也代表公司的风格——热情、稳健、充满朝气。

这点有别于苏若红昨天辞职的宇阳公司。宇阳公司的核心虽都是大学以上文化的年青人，但多因“八旗”背景，便有了几分傲慢。

张森对她表示了热忱的欢迎之后，真诚而关切地问：“苏小姐的工作安排我需请示总经理，现在已是下午5点半了，我们不如先去吃饭，然后给您安排住宿。”

“不必了，一下飞机我就到东方宾馆订了房。我是放下行李才来见工的。”

果然，苏若红一身的清新。乌黑的直发一丝不乱地流淌在她半裸的肩头，黑白碎花交织的无袖长裙下的白色高跟鞋一尘不染。秀美的五官在她凝脂般的鹅蛋脸上布局无可挑剔。用广州话形容，则是靓到飞起。她神采奕奕，胸有成竹，处处显露着京都大家闺秀的气韵，决无神色怠倦、旅途疲惫之感。

第一印象必可先人为主，这是见工的学问。



“明天我什么时候来公司？”苏若红问。

“请您上午在房里等我的电话通知好吗？总经理今晚乘飞机从香港回来，明天上班后我再约时间安排他见你。”

苏若红起身告别。门口站着一位穿鹅黄色套裙的少妇，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略瘦、微黑，但高挑明艳，特别是长柳眉下的那双亮闪闪的大眼睛，叫人一看便知是位精明过人的女性。

“是苏小姐要回东方宾馆吗？”广东味的普通话。

“噢，谢谢！”苏若红转头对她一笑。

张森绕过大班台对苏若红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宋芙蓉小姐，是总经理的秘书，也是我们穗花集团的秘书，今后有什么事可多找她。”

“欢迎你！”宋芙蓉微笑着向苏若红点点头，随即与她一同乘电梯下到大厅。门口一辆白色丰田正等着她。

穗花集团位于广州最现代化最繁华的环市路的摩登大厦，大厦共23层，全部绿玻璃屏墙面，10层以下是商业服务场所。穗花集团自家留下了14层，全部作办公用，其他都租赁给了别人。

塞车，广州塞车严重早已名扬四海，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广州的马路基本上就像一个蠕动的庞大停车场。

此刻，苏若红正在这浮躁的马路上，她考虑到必须从今天开始，学会用最大的耐心接受塞车现象，并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作点什么。

她闭上眼睛把头靠在车座背上。乍到一个新环境，多少有些兴奋，尽管她只见了集团的两位重要人物，也没有具体商谈她的工作，但她早在一个月前就选定了广州这家极有前途的公司。与其说这是总经理江一帆的盛情邀请，不如说是她急需撤离北京。



她是昨天上午向宇阳公司递上辞呈的。辞呈原因极为简单：三年任期一天不差，特提出不再续任。总经理是了解苏若红果敢的个性的，他遗憾地握着她的手说，宇阳集团的成功有你付出的三年辛劳，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她笑着点头，两只晶亮亮的大眼睛却泪光闪闪。

苏若红的确舍不得北京，舍不得宇阳公司那帮铁哥们铁姐妹，更舍不得她挚爱的双亲。为了这一连串的依依难舍，她咬牙今天中午提着简单的行装，毅然独自悄然乘飞机南下了。

是吴文迪把她赶出了北京。不，应该说是为了忘却吴文迪，忘却北京的每一条街每一个公园每一个餐厅。总之，凡他们足迹所到之处，她都必须忘却。

为了忘却，她来了广州；为了恨，她来了广州。

因此，她渴望尽快地投入工作，让新的挑战充斥她的头脑，填补空虚的心灵。

前天，吴文迪还在电话中向她求饶，她没有摔他的电话。她知道，这是她给他最后诉说的机会。也是她给自己最后一次听他那富有磁性的动人的男中音的机会。

她太爱吴文迪了，爱他的帅气、爱他的智慧、爱他的勇敢、爱他的清高，爱他对她浓烈的爱。

谁说爱是没有理由的；谁说爱是没有条件的。

她已经记不清她和吴文迪如胶似漆的爱恋过程。如今脑海里闪现的只有一个月前的那可怕的一幕。

久旱的北京，今年夏天出奇地热。那天是星期五，不是他俩幽会的时间。她参加完在佳宁娜餐厅举行的晚宴，叫了一部出租车回到公寓的住所。公寓是宇阳公司为她安排的。

突然，空调机坏了，打开窗，一股热浪袭来，室外温度35摄氏度，天哪，这一夜怎么睡呀。她只好下楼叫车回家。



在东直门附近一座高大的住宅楼里有吴文迪与人合租的两室一厅，全装了空调。那位合住者上周公差去东欧了，何不破例今晚去他那里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

苏若红踮着脚出了电梯，轻轻用钥匙旋开房门。客厅黑着，卧室的房门虚掩着露出台灯淡青色的光。她脱下高跟鞋，光脚踩着地毯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

她哎呀一声惊呼。

吴文迪和丁香赤条条地怔在床上，好几分钟才慌忙抓毛巾裹住身体。

因为宴会上被客户灌了许多的酒，本来就晕乎乎的她，被这意外的景象吓得顿时昏了过去。待她醒来时，她发现自己被吴文迪紧抱在怀里，丁香在一边哭泣。

“若红，是我不好，千万别怪罪文迪。”丁香抽抽搭搭不停地抹泪。

苏若红能说什么呢，丁香是她最好的女友，她知道丁香一向崇拜吴文迪，可是再好的女友，能给她漂亮的衣服首饰，却不能把自己心爱的男人让她。苏若红使劲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拎起手提包摇晃着朝大门走去。

“若红，请别离开我，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好吗？”吴文迪跨上两步拦住她。

“还用解释吗？你们所展现的已说明了一切。我主动撤，满意了吧。”苏若红冷冷地望着墙壁，那上面挂着她和吴文迪去年夏天在北戴河的泳装合影。浪花溅膝，俊健的吴文迪拦腰抱住她，把下巴搁在她的肩上，两人笑得开心透了。这张照片是丁香的作品。

“若红，真的，我并不爱丁香，丁香在这里我敢当她面对你说。我们只是偶然的冲动。”



“混蛋！”苏若红抽手甩了他一个耳光。

吴文迪最后的补充彻底毁灭了苏若红心中爱情的殿堂。

如果是文迪说他也爱丁香尚可理解。苏若红和丁香大学同窗四年，两人亲得像双生姐妹。苏若红曾开玩笑对她说，丁香，我要是男孩，我就爱你要你。

可吴文迪却说他并不爱丁香，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这就是事情最糟糕之所在。苏若红知道丁香是真爱吴文迪，丁香有权和她竞争，可是吴文迪他才25岁，这么年轻就开始玩弄感情，有这么一个未婚夫或丈夫，岂不将祸害她一生？

理智警告着她的感情——她必须断然割舍，有头脑的女人是不会糊涂地自欺欺人的。

做决定的那两天十分痛苦难熬，她把自己倒锁在家里蒙头大睡，告诉父母不要接任何找她的电话，包括吴文迪。

苏若红像一只受伤的燕子南飞广州。广州虽然拥挤而凌乱，但广州的工作作风是沉实而有效率的，今天第一个见面的张森给她的印象颇好。宋芙蓉也分寸得当。但是经验告诉她，女人对女人的警惕应高于对男性，同类争斗最为残酷。比如丁香对她。

宋芙蓉，怎么又是一个以花取名的女人，真见鬼！她的眼神怪怪的。

回到东方宾馆的第一件事，是给爸妈挂电话，老实向他们交待不辞而别的真正原因，以取得他们的理解。

翌晨7时，苏若红床头的电话铃声响起。

“喂，是苏小姐吗？我是江一帆，打搅您睡觉了。我想请您喝早茶，8点，就在您楼下的春晖。”

江一帆的声音低沉浑厚，听来叫人赏心悦耳。但说话的话



气绝对严肃，甚至含着几分冷峻，和他的外表毫无二致。

放下电话，苏若红的睡意荡然无存。

昨晚给父母讲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得到了父母的理解谅解，并支持她趁早和吴文迪绝交。她感到欣慰，却又痛哭了一场，直到晚上10点才洗脸下楼到春晖吃了点粉粥之类的东西。尔后在宾馆的花园逛了很久很久，直至午夜两点才回室就寝。

江总打来电话，实在令她感到意外而兴奋。

江一帆在苏若红印象中只是一个高大伟岸的轮廓。自上月在北京丽都饭店谋面一次后，她没有再见到他。她只熟记他的声音，标准的普通话，大提琴般的有鼻腔与胸腔共鸣的悦耳的男低音。她一向喜欢男性这种富有乐感的天然传情的声音。

上月那天晚上在北京丽都饭店，她和几位德国朋友吃西餐，不远处一位穿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吸引了她的目光。

好生面熟，啊，对，就在今天《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他的照片，标题是《从士兵到老板》。这位老板是广州穗花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穗花不算大，但它的勇猛开拓与信誉在商界颇具名气。老总虽是士兵出身，但却博学多才，他的集团不拘一格招天下贤士，在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一枝独秀地屹立于南国之都。

江一帆有着一种不可阻挡的吸引力。在那一刻，对苏若红来说，决不是异性的吸引。报纸的赞誉是精彩独到的，作为宇阳集团的公关部长，苏若红何不抓住这偶然的机会有主动结识一下呢。

她放下手中的刀叉，礼貌地用德语向几位柏林客人说了声对不起，便起身向江一帆的餐桌姗姗走去。他正独自一人吃自助餐。



“您好！恕我冒昧，请问您是江一帆先生吗？”

“您是记者？”江一帆抬头问。今天下午接受了《企业家》杂志的访问，他觉得很疲劳。如果这位小姐又是来采访他，他真是无可奉告。

“不，我是宇阳集团的苏若红。”苏若红随即递上名片。

“噢，请坐。”江一帆起身为她拉开对面的椅子。

“谢谢。”苏若红大大方方地坐下。第一个反应是这位士兵出身的老总颇有绅士风度。

江一帆回敬了名片后说：“很荣幸，如果有机会到广州，请到我们写字楼来坐坐。”

“如果到你们那里工作呢？”苏若红连自己都搞不清怎么冒出这么一句。

“哦？！”江一帆显然感到有点诧异，“宇阳集团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我们小庙哪能装得下大菩萨？”

“不，江总，我是说真的。”苏若红张大眼睛真诚地望着江一帆。餐厅的灯光并不明亮，她发现江一帆虽一直未向她笑过，但冷峻的面孔流露着纯真。言谈风姿既有军人的威武，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涌现的新一代企业家中最具魅力的一类，是商人又不似商人，跟这种成熟稳重的中年人工作，恐怕要比跟宇阳那些清高而又狂放不羁的公子小姐们合作舒畅而又能练就真本领。

虽是蜻蜓点水似的相见，苏若红的决心却定下了。仅和江一帆通过两次长途，她便作出了秘密南下的决定。

此刻，江一帆将在楼下春晖与她共进早餐，这显然是一种欢迎的礼遇。

她精神抖擞地起床洗头洗澡，像香港人的习惯一样，用绝对清洁清新的面孔和衣着，容光焕发地迎接新的一天。

她天生丽质，不需过多化妆，只在嘴唇上淡淡地抹一层唇膏。抹唇膏不光为使自己增辉，而且是一种礼貌。

春晖虽是一间小餐厅，但由于餐厅面临花园，整幅的玻璃窗外是园林美景，依窗而坐，如同置身水榭楼台绿阴花丛之中。虽客流不断，却无喧哗嘈杂。人们斯文就坐，轻声细语交谈，连笑声也是得体的。

如果说他们上个月在北京丽都的邂逅如梦幻，那么此刻便是梦醒的真实了。

江一帆皮肤微黑，浓密的修理得很漂亮的头发掺着不少白丝，但这丝毫不显老态，他那双浓眉与高挺的鼻子相比略显细小的眼睛，深邃、明亮，有点漫不经心，又有点冷峻，可有时又是极为真挚温和。这一双眼既给人信任感和安全感，又让人觉得神秘难测。

此刻，这双眼睛正温和地望着面前的苏若红。“你想做什么，请说。”江一帆用湿毛巾擦着手问。

“您打算让我做什么，请您先说。”苏若红矜持反问。

“那好，我们公司打算成立拓展部，想请你出任经理，月薪 8000 元人民币，二房一厅电器家具齐全的公寓，租金每月 2500 元，公司补贴 2000 元，业务提成和年终分红另计。”

“关于公司的情况，我不向你介绍了，你可看材料，也可通过同事了解。再说，你已经知道不少了。明天让宋芙蓉陪你到番禺、东莞看看我们的下属公司。”江一帆接着说。

“那么作为拓展部的经理，您希望我首先做什么呢？”苏若红拿起一块蛋糕。

“公司属下 12 个分公司，有贸易，也有实业。你考虑一下，提出你的想法再跟我说。”

这么放权？苏若红又惊又喜。在宇阳，她可全部是在老总

